

「第四回東細亞新進研究者學術交流會」

會議側記

中興台文所碩士生

蕭智帆

一、研討會簡介

2012年2月2日，由韓國首爾東國大學BK21研究團隊策劃主辦的「第四回東細亞新進研究者學術交流會」，於韓國首爾東國大學舉辦。此次會議以東亞文學、文化與影像中的權力、主體、文化交流作為會議主題，另外，參與學術會議與發表人包括本地韓國東國大學、世延大學、日本則以名古屋大學為代表、台灣則有政治大學與中興大學，另外亦有美國加州洛山杉機分校UCLA，透過十五篇來自全球四地六所大學的研究生論文發表，東亞殖民與後殖民的議題藉由此次會議而有所交流。

二、研討會側記

上午10點整，會議首先於311教室開幕式，其後，單日會議則分為310與311兩間教室分別對不同的主題進行論文的發表與討論。以下，筆者將透過此次會議所發表的十五篇論文簡述此次會議的討論內容。

（一）310室發表論文

在上午舉行的第一場次共計有四篇論文發表。第一篇論文發表為韓國東國大學的研究生金玟宣所發表的〈帝國主義欲望與悲哀情緒——對殖民地朝鮮妓女為題材通俗歌曲的研究〉，透過韓國在殖民地時期通俗歌曲與妓女形象的研究，金玟宣同學藉此刻劃與討論韓國在殖民地時期的妓女與通俗歌曲之間的連結與塑造。其次，日本名古屋大學的杉田智美以〈記著「民族」的方法——以知理幸惠的主體性為中心〉討論日人知理幸惠於其作《阿依努神謠集》中主體的形成過程，其中涉及的人文、社會、科學等領域皆是論文所關懷的對象之一。同場次的第三篇論文是來自美國UCLA的金娜延同學〈朝鮮後期繪畫中的妓女的形象〉，正如論文題目所示，朝鮮畫後期繪畫中的「妓女」，乃甚至畫家申潤福中的「色情形象」皆是金娜延同學於論文中所論述的對象。而本場次的最後一篇

論文則是來自日本名古屋大學的德岡知德〈報紙小說插圖中的「外地」——1930年代報紙通俗小說的「低流」〉，論文主要討論日本1930年代通俗小說中所出現的走向「外地」——包括朝鮮、中國、滿洲與其他地區的女性人物，以及這些人物所具有的意義與小說插話等等。透過這四篇關於朝鮮與日本的文學、繪畫等文藝形態的研究，東亞中的日本與朝鮮文化首先得以相互交流。

本教室的第二場會議開始於下午兩點半，本場次共有兩篇來自韓國東國大學研究生的論文發表。首先發表第一篇論文的發表者是權斗鉉同學，透過1960年代的文化、政治與社會背景的交流討論，其論文〈一九六〇年代冷戰文化與電視劇的生存理論〉為我們展現1960冷戰時期的韓國電視文化與系譜架構。另外，同樣是東國大學的代表，李宗浩以〈韓國文學欲進入世界文學——著重分析1950—60年代國際P.E.N中心韓國本部的活動〉分析韓國在解放後開展的韓國文學是如何進入世界文學的狀況。

而在最後的場次中，兩篇來自台灣的論文在日治時期的背景下討論日治時期相關議題。台灣中興大學蕭智帆論文〈帝國、影像與現代性：日治時期影像台灣中的殖民現代性探討——以《南進台灣》為討論對象〉以台灣日治時期的國策紀錄片《南進台灣》（1941）作為討論對象，藉由影像傳達出的地方經濟、城市地景、原住民文化等三的面向分別論述影像在殖民時期所展露的殖民現代性探究。同樣來自台灣，政治大學的徐千邦在〈論日本侵華戰爭對臺灣「鄉土文學／臺灣話文」和中國「文藝大眾化」論戰影響的可能性〉中，透過日治時期的歷史背景、文化社會等角度來探討日本侵華戰爭對於台灣兩場文學論戰所產生的影向性，並透過論戰與映證將其延申至當時的相關文學作品之中。

（二）311室發表論文

在311場地的第一場會議中，共計有四篇論文發表。首先是韓國東國大學金益均的〈作為「東方經典」的東亞媒體與《現代文學》〉，金益均以韓國在五〇年代創刊的文藝雜誌《現代文學》討論五〇年代韓國「東方論」在文學場域內的獨特之處。其次，來自台灣政治大學的黃文鉅則以〈戒嚴與後戒嚴時期的台灣現代詩——陳克華、鯨向海的「審醜詩學」〉討論台灣兩位詩人：陳克華與鯨向海在其詩作中所展現的政治意識，並藉此比較出兩位不同詩人所展現的風格與特色。第三篇論文則是韓國東國大學金慧仁的〈對流浪／流亡的回憶與民族世界——以解放前／後，李光洙有關上海的作品為中心〉，這篇論文主要針對韓國作家光洙於解放前後對於殖民統治時期兩次停留於上海所書寫的內容為中

心，藉此探討解放後的南韓如何將上海視為右派民族主義的象徵。本場次的最後一篇論文，東國大學曹恩愛的〈「戰後」的懷舊，把殖民地主義現代化的方法——六〇年代崔仁勛、李恢成、宋炳洙的小說和「不可能之返鄉」的文化政治學〉，論文主要以崔仁勛、李恢成、宋炳洙的小說作品為討論對象，論其作品在經過二次大戰和韓戰後，在話語與結構中，帝國與殖民兩者之間所產生的記憶與遺忘的懷舊情感結構。

第二場次同樣開始於下午兩點半，本場次共計有兩篇來自東國大學的論文。首先，鄭永孝的〈《太陽的風俗》詩集及其為收入的詩歌之可能性——金起林的初期詩歌研究的問題及其課題〉以金起林在 1939 年出版的詩集《太陽的風俗》討論文本，透過其與另一本詩集《氣象圖》所收錄詩集的對照與比較，詩人金起林於初期的作品成為有待討論的問題意識。另外，洪德玖的〈作為表象場所的國際鐵路和國際港〉透過韓國作家韓雪野、李福明小說中的「國際鐵路」與「國際港」所代表的象徵與意象為討論主軸，藉由作品中關於「國際鐵路」與「國際港」的討論，作家筆下建逐與「國際」的象徵即浮現出另一層具備殖民意識的思考層面。

在第三場次中，台灣中興大學沈夙崢以〈故鄉/異鄉：從《走過》談身份與語言的混雜性〉討論台灣原住民作家巴代小說《走過》為討論對象，並透過語言、身份的流動性、故鄉與異鄉等議題討論小說主角在跨越不同期間歷史於其自身所產生的混雜性。

（三）研討會感想

本次會議以東亞研究作為主題，來自美國、日本、韓國、台灣四處的研究生分別以各異的討論對象書寫十五篇會議論文，而十五篇論文的研究對象包含新詩、小說與雜誌的文學作品、電視劇與紀錄片的影像檔案、各地民俗繪畫、音樂歌曲等媒介作為論文討論對象，而論述的層面自文化符碼的解讀、政治意識的討論、身份意識的混雜，乃至殖民現代性的議題皆是交織與組成這十五篇論文的各式主題與內容。在此，以台灣文學與文化相關研究背景參與這次的研討會，由於此次會議在主題與內容上皆展現其殊異性，因而藉此開擴自己對於研究主題與內容，乃至研究方法的視野領域。透過這些研究相較於自己目前在台灣常見的新詩、小說等文學研究，會議中出現的影像——電視劇與紀錄片研究是目前自己認為台灣在文化研究上較為薄弱，然而卻是非常重要的環，另外，在跨越自身較常接觸的文學與文化的領域之外，繪畫與音樂的研究亦是自己由於此次研討會所接觸的新研究對象。故而回顧此次會議，研究視野的開擴是自己認為收穫最多的部份。

然而除收穫以外，對於東亞與國際視野的不足亦是自己在會議之後自認為此次參與會議較為可惜之處。自會議之中透過韓國與日本學者的研究論文可以發現，二十世紀的日本、韓國、台灣在歷史經驗與記憶上多有所重疊之處，特別以 1945 年日本宣佈戰敗的中介處為例，首先針對於「日本記憶」的探討，同樣在戰前皆曾淪為殖民地的韓國與台灣，韓國與台灣面對日本記憶便分別以完全不同的兩種方式去處理記憶的問題，而這些處理記憶的方式亦透過文學、影像等媒介加以展現，然而自身對於韓國文學與影像的陌生，導致在此失去更多兩地面對「殖民記憶」的討論與交流空間。其次，除了韓國與台灣以外，包括香港與東南亞等地在受到帝國殖民統治之時，其帝國的「殖民」之外，帝國於殖民者身上亦或多或少皆有「現代性」的生產——無論是實體建築又或是文化生產，然而，相較於韓國、香港，乃至其他東亞，台灣如何透過於這些國家的比照而產生「特殊性」亦是在「跨國」的研究下值得被討論的問題。除此以外，同樣以「殖民」為主題，戰後各國關於「後殖民」的討論於時間上由於戰後政經、文化等因素而產生差異性，以台灣與韓國為例，兩地所討論的「後殖民」無論是時間抑或是在內容上皆有極大的差異。

故而透過這場研討會思考以上議題，自己認為可惜之處即在於自己對於台灣本島的文化歷史背景等相關研究或有一定的熟悉度，然而當台灣必須與其他國家進行跨國／穿國文化比較時，由於自身對於其他國家文化與歷史等方面的不熟悉，導致這些議題無法被開展與即時思考，這是自己認為最為可惜之處。

三、會後自由參訪

就像張愛玲所說的：「時間無涯的荒野裡，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然而我們趕上的卻不是荒野浪漫情懷中愛情場景，而是殘酷無情的惡劣天氣。早在前往韓國之前便聽說今年是韓國五十年來最冷的一個冬天，而在第一天會議開幕式時，主持人亦不忘提醒與會的來賓今天正是韓國今年冬天最冷的一天，實在榮幸在韓國半世紀以來最冷的一天造訪這個完全異於南國熱情台灣的國度。

在結束會議與晚宴的烤肉與酒吧似乎永無止盡的續攤後，成員包括所上高嘉勵老師、沈夙錚學妹，同樣來自台灣的政大台文所黃文鉅與徐千邦學長兩位學長即在會議後從研究生的身份換上觀光客的裝備與腦袋。期間，有人拿出相機像是找到前世記憶場景般留戀不捨地猛拍，地鐵與巷弄間迷途時拿出人工 GPS 紙本地圖翻閱就是無法隨「域」而安，買紀念品的毫不手軟地闊氣撒韓元卻忘記殺價，早在台灣便磨刀霍霍的

美食小吃怎麼可能放過？在地景，從第一天首站／戰韓國知名美妝寶養品粉紅小屋「Edute House」的 shopping 之舉、第二天首爾塔上紛飛的雪景襯著夜景、景德宮的朝聖參訪之行、明洞聖堂的聖潔讓殺紅的眼眸暫時潤澤洗滌、安國的街道更是以外國人自居的觀光客非逛不可的景點，乃至每一餐充滿火鍋烤肉的肥胖餐飲——泡菜、烤肉、部隊鍋的輪流上場，可惡的是三天來的香蕉牛奶居然喝得不過癮。在最後一個晚上，獨自在夜間外出與這座城市告別，入夜後仍車水馬龍的街景是我對城市最後的記憶。

無論是對韓國經濟供獻多少的微薄之力，也無論每個人都存有多少記憶，一行人就這樣前前後後盡足了觀光客的本份而進行三天兩夜的韓國首爾觀光之行，盡責的觀光客在機票標示的時間還是得搭機遣返，從北國回到南國。韓國基本上是好玩的，只是時間是必須被預先安排好的。